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

每逢星期六發行

全年五十期
連郵費一圓五角
國外四圓
零售每份三分五

中華民國十六年
五月十五日出版

生活

民國十四年創始

編行者
生活週刊社
上海環龍路環龍別業
電話 七一五三二

國民政府實業部商標局註册內政部登記

第二卷第二十八期

切勿走入死路

許挽沉

青年最危險之問題為何？即性慾。孟子云：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蓋人之方少，猶草木之有萌芽也。草木當始萌之日，苟逆折其萌芽，未有不摧殘者，聖人提醒少年，使其力制色心，悚然自愛。

周思敏曰：人生天地間，聖賢豪傑，在乎自為。然須有十分精神，方做得十分事業，苟不先於年富力強之時，除去慾心，節省慾事，以保守精神，築好根基，則雖有絕大志願，想做絕大事業，往往形空質朽，神昏力倦，必至半途而廢，一無所成矣。此意真宜牢記也。

要之男女青年時代，首宜牢守貞潔的生活，剛其意志；壯其肝膽，袪除一切的邪念邪思，當存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行不愧影，寢不愧衾之畏心，則一生幸福，前途無量矣。

我勸大家切勿走入死路上去，要在光明路上討生活。

本期目次

切勿走入死路 許挽沉
聽聽中山先生的生活 因公
一位女書記的經驗(上) 思退
中國的淺顯詩歌 鵑生
三十四歲時候的中山先生 靈覺
有趣味的紀事
一位美國人嫁與一位中國人的自述(十二) 鄒恩潤譯

聽聽中山先生的生活

因公

(四)幼時的抱不平

當先生十二三歲的時候，翠亨鎮上住有三個弟兄，家境本來很窮，後來因為勤儉堅忍，漸成鉅富。他們家裏有很好的花園，因為他們和孫家很親熱，彼此有來往，又因中山先生天性愛好自然，所以在課餘工餘的時候，常到這個花園裏去玩玩，倒也覺得興趣非常濃厚。

有一天，他正在這個花園裏面玩得很有趣味，忽然聽見外面起了一陣吵鬧，從一片喧嘩聲中，闖進幾十個很兇狠的兵，帶着槍刀，和許多衙役，擁着好像強盜一樣的官吏．他們分一部人把三個弟兄拉出，加上脚鐐手銬，捉了去；又分一部分人佔據了他們的房屋．這種貪官汚吏，以莫須有之事，強加於這三位弟兄，這是全村的人都知道的．結果這三位弟兄，竟有一個照海盜辦法，押往廣州斬決，還有兩個下獄．全村的人都知道官吏的誣陷，目的全在掠奪三人的財產，都非常憤恨；但都不過私下憤恨，有那一個敢公然出來抱不平呢？

在這種『公道不彰』『暗無天日』的時候，全村的人都是『敢怨而不敢言』，其中却有一位還在『村塾』裏面讀三字經的童子，居然決意起來『仗義執言』．

他為了一鼓勇氣，挺身而出，再奔進三位弟兄的花園裏面去，有一個官吏問他道：『你來幹什麼？』這位童子很直率的答他：『我到三個弟兄的花園裏來．這是他們的花園；他們是我家的朋友；我來玩玩他們的花園．』這個官吏聽了這幾句話，大怒道：『你說什麼話？』這位童子仍毅然的回答說：『我說我來玩玩我的朋友的花園．他們待我家是很好的，這個花園是他們的，他們也當然可以賞玩的．你們為什麼把他們捉去？為什麼把他們上鐐加銬？為什麼殺了一個弟兄？為什麼把他們關在獄裏？』這位童子說的時候，真是『怨憤填膺』，『聲色俱厲』！那個官吏最初那裏把這個童子放在眼裏，現在聽了這一番話，更勃然大怒道：『好！我要教導你怎樣賞玩你朋友的花園！』說了這句話，就很兇猛的拿刀來刺他，這童子見他有刀，急避出向家裏跑．到家之後，他自想對於這種不公平的事，敢於『提出抗議』，心裏很是高興．

我們在此等處，已可窺見中山先生『不畏強禦』的『浩然正氣』．就是後來他目擊中國之受人侵掠，毅然起來努力革命，也何嘗不是這種『浩然正氣』的擴充作用．

一位女書記的經驗（上）

思退

我國自從上海商報館經理湯節之的女書記席上珍女士被騙自戕的慘劇宣布以後，有一般人便覺得女子在中國社會上服務的危險．其實職業界的領袖良莠不齊，女子的上當與否，也要看他自己的眼光和意志如何．騙人固然可惡，被騙的人而至於懵懂上鈎，自身也未嘗沒有缺點被人所乘．我說這話，是希望女子在社會上做事，須自己心內有主張，能見機，能應變，不肯上人的當，那末便不至趨入歧途了．

講到職業界的領袖良莠不齊，不但中國如此，各國也如此．譬如美國婦女在社會上服務的總比中國較多；換句話說，美國職業界裏用着婦女比較中國當然多些．但我最近在一種雜誌上看見一位美國女書記恩女士發表

一篇文章，敍述她的經驗，其中所描寫的幾個職業界領袖，也逃不出我剛纔所說的『良莠不齊』四個字。這位美國女書記曾經替好幾個領袖做過事，據她說，其中最使人好笑的一位『愁而無用』的領袖。這位愁大領袖是一個大公司的經理。這種人在現在競爭劇烈的商界，本無立足之地，不過有的因爲有靠山，有的因爲頂着老子傳下的遺業，有的因爲公司裏面逐鹿的人過多，相爭不決，索性弄一個老實無用的人出來緩衝，於是這把交椅，便暫時讓他坐下。

且說恩女士碰着的那位愁大領袖。他膽子既小，又無決斷力。有一次因爲赴跳舞會，偶與一位女子跳一會舞。這位女子曉得他的無用，過了幾天，便寫了一封信去『拷竹槓』，說他既與她跳舞，發生交情，非送多少錢不可，否則誓不干休。這事明明滑稽，而這位愁大竟嚇得魂不附體！在辦事室內長吁短歎的自言自語。恩女士看他的神氣，知道他又出什麼毛病了，把這事向他口裏探了出來，並問他取出那個女子的信細細一看。湊巧那女子的筆迹和簽字是恩女士所認得的，便安慰他：『這事完全交我對付，請你不必多慮。』

恩女士便打一個電話給那位女子，說經理因事出門，一時不見得回來，他的書信及其他事務都由女士暫爲料理，請那女子親來談判，以資解決。那女子聽了曉得事情已洩，咕哩咕嚕了幾聲，把聽筒狠狠的一掛，便把電話打斷。等一會兒恩女士又打一個電話去，老實告訴那個女子說，如果她不把這事廢棄，再敢嚕嗦，當代經理請律師控諸法庭，科以敲詐之罪。那個女子曉得對手利害，也就心灰意冷了。

電話打完了，愁大經理還很慌忙的問着恩女士：『怎麼樣了？怎麼樣了？』恩女士對他說不會再有什麼嚕嗦，愁大聽了，心裏好像放下一塊大石頭！至於公司內關於經理的公事，事無鉅細，都靠恩女士替他預備妥妥貼貼，董事開會的時候，一切統計及事務的報告，都是女士替他弄得完完全全，愁大只要做『現成的』經理，展開來讀讀罷了。愁大已六十歲，恩女士當時纔二十歲。這位伶俐聰明的女士還說一句笑話，說他年齡雖如此相差很遠。女士處處衛護他，却好像他的『娘』！這位『領袖』，眞可以算是『有名無實』了。

恩女士第二次所共事的一位領袖，却和第一個極端的相反。這位第二個領袖對於所用的人，除非他親自命他們去做的事，不准有絲毫斟酌變通的地方。這還不去說他，最可恨的，是他對於所用的人，全用壓制手段，一點不讓別人有發展天才的機會。恩女士親眼看見在這個機關裏面有一個英俊有爲的青年，服務勤慎，研究心切。曾把自己研究所得提出改進公司的計劃，呈送總理以供參考。這個忌才自大的經理，不但不加獎勵，反而加以吟唎嘲諷！從此以後，這位少年意志頹唐，壯志盡消。這類青年不幸遇着這類領袖，不數年即成爲一種機器，毫無主動的能力。眞是一件極可惜的事情。恩女士說他看見這種情形，非常怨憤，還說下面幾句激昂慷慨的話：『我常望這種領袖自己的兒子也吃吃別人這樣苦頭。把實情哭訴於他們的老子，或者可以促起這類忌才領袖的覺悟。』

男子與這種領袖共事，除成爲呆板機器以外，永無出頭的日子，上文已經說過了；至於女子呢？受了他的

奇刻待遇，有許多只得趕緊設法嫁人，以解決生活的困難。說起也奇怪，這個浮躁暴烈的領袖，却是一位『懼內』的人，他的身段短小，口舌尖利。他的許多同事都以為他夜裏在家吃了他夫人的苦頭，無處洩氣，所以日間在辦公室裏便藉同事大出其氣！恩女士看不慣，不久便自己告辭而去。

中國的淺顯詩歌

麟生選輯

靜夜思

李白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

早發白帝城

前人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盡，輕舟已過萬重山。

白字太白，蜀人。天才奇特，游俠嗜酒。唐明皇愛其才，詔供奉翰林；以不為親近所容，懇求放還。晚好神仙，卒於姑孰。太白詩如天馬行空，不可羈勒；然處處多達語，其生活之豪放可以想見。

三十四歲時候的中山先生

靈覺

先生三十歲謀襲取廣州，因運械被海關搜獲，為第一次革命之失敗。是歲始斷髮改裝，重遊檀島，推廣興中會。三十一歲赴美洲，鼓吹華僑贊助革命，大遭清廷之忌，乃赴英，為駐英使誘拘，得其師營救脫險。三十二歲仍居倫敦，時遊歐洲各國。三十三歲攷察歐洲政治風俗，甚有心得，確定三民主義主張。三十四歲，時為民國前十三年，由歐赴日，交結日本志士，派陳白沙等至香港長江等處活動，三十五歲，擬入粵舉事，至香港不得登岸，派鄭士良舉兵惠州，失敗。史堅如發難廣州，又失敗。三十六歲在日本宣傳主義，募集基金。三十七歲仍在日本，鼓吹革命。三十八歲

三十四歲時候的中山先生

由日本去安南，發動潮州黃岡之師不利。三十九歲又從安南至日本，旋又赴美，是時先生鼓吹革命，民衆漸受感動。是年黃克強在湘舉義，李紀堂在粵舉義，均失敗。四十歲重至歐洲，由歐而美，由美而日，擬定黨綱，發刊民報，鼓吹主義，始終不渝。

有趣味的紀事　一位美國人嫁與一位中國人的自述

鄒恩潤譯

（十二）

第二章　在上海的時候

我最初於上海所得的印象，不過像看走馬燈，模模糊糊的。初到上海上岸的那一天，我和我的丈夫坐在馬車裏面車子沿着黃浦灘，很快的跑過。先經過外白渡橋，這橋和美國所有的橋比較，並無愧色。其次經過禮查飯店的門口，這個旅館也很像美國的旅館。其次沿着蘇州河，這個河的狹隘，只見於上海，便與美國所見的不同了。

我們的馬車到了北四川路，便停在一個里口，里內有許多新造的，半西式的房屋。這個里是在公共租界，寬大清潔，沿着很熱鬧的馬路。里內各屋的圍牆，紅甎光滑，間以各家的黑漆大門，門上釘有銅牌，鐫着住者姓氏。我們走到其中一家的門口，我的丈夫便停了足，壓着美國式的門鈴，立刻聽見門內電鈴顫響。轉瞬之間，有一個滿面笑容的僕人，身上穿着藍布長衫，出來開門。我們進了大門，走到一個小天井，天井裏面排有許多花，雜以青藤，幽雅可愛。再走進去，便到一間很大的四方形的房間，靜穆潔淨，地上鋪有地席，椅棹及『蘇發』都排列得很得法好看。壁上懸掛各物，均極精緻，即由我自己親自配置，也不過如此。當時看見屋內裝有煤氣燈架，雖以爲異，然却不覺得討厭。有一牆隅還裝有火爐，可見當時上海天氣雖暖，有的時候，還是很冷。章卿同我往各室觀覽一周，嘴裏說着這是一個很簡樸的小小家庭，宜於獨立的男子所能有的家庭。我們既到了家，便把威爾佛交與一個阿媽看護，這個阿媽是一個面容光潔的年青女子，穿着一件漿得很硬的布衫，一條白褲，還縛著一條白色圍布。同時我們夫婦兩人就忽忽同赴章卿一位友人午膳之約。

我們出門乘着黃包車，這種車子，我覺得很新奇，但却也覺得喜歡。不久我們由大路轉入許多弄子，走人一家完全中國人的家庭。這家一對男女主人，都在美國留學過，英語講得很好，很親熱的歡迎我們。我和他們交際，覺得很自然，如同在美國一樣。這是非我初意所預料。這次他們請的飯菜是中國式的。客人團坐於一張圓桌，桌子中央排着魚肉青菜，隨意的吃。各人面前有各人分開的一碗飯，各人面前排有小碟子，筷子，調羹。此外桌上還排有醬油芥辣，瓜子，杏仁等物。那位女主人除請我中國菜外，還爲我另加麵包，奶油，冰淇淋，並爲我另備一副銀製的刀子叉子，臨時拿出來給我用，眞是無微不至；

我的丈夫滿口稱讚我能用中國筷子，說我用得很伶俐。其實在我們初結婚的時候，章卿雖會拿出所帶的中國牙筷，教我怎樣用法，現在有許多人一起吃飯，當他們面前試用，我却有點膽小；當時因章卿說得很高興，我體諒他的好意，居然也就試用起來。許多在座的客人待我很好，看我試用中國筷，都覺得有趣，並且都稱讚我用得很好，這便是我做中國夫人，順應中國交際習慣的開端。

我和章卿由友人家共膳完畢回家，在途中的時候，他對我說：『麥葛萊，你覺得不慣嗎？』

我回答道：『什麽不慣？是不是指用中國筷？講到中國筷，我却很喜歡用。』我說的時候，並現出很高興的樣子。其實我心裏很明白他別有所指，並不是指筷子。

他聽了我的答語，很嚴正的說：『我的意思不單指筷子，是指許多事情。是指中國的一切情形，如人民風俗等等，以及你的思家病。』

我安慰他說：『你放心，你將要看出你的娶我，與娶了一位本國女子無異。至於思「家病」，我現已回到我們的家，何病之有？』

就物質方面說，此時我們家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章卿要獨立維持他的家庭生計，此外一點沒有別的幫助。這件事在中國的上等階級是很不容易的。他當時一方面在上海一個規模最大的大學裏面教授高等英文，兼任別校的國際公法講席，同時並執行律師職務。他那個時候出國多年，重到祖國，很是高興，對於所任職務，滿腔熱忱，竭盡心力去做，這種滿心懷着無限希望的態度，初回國的留學生，大概如此，但是他過於奮勉，過於勞苦，往往超出他的體力所任的範圍。

譯餘閒談　麥葛萊女士初到上海，看見蘇州河的狹隘，就以為異，我想當時倘若經過上海城內素負盛名的城隍廟街市，還要覺得可異。總之就大概說，我國地方上人不注意市政的改良，的確是一件無可諱的事實。孫中山先生說我國向來只有家族和宗族觀念，缺乏國家觀念，我以為這件事實也可以作為一個佐證。公共的街路，和一切公共的設備，本在各人『家門』以外，便苟且敷衍，不思積極改良了，並不想到市政的改良和一般人的生活實有密切的關係。我記得不久以前，有四五百個美國大學旅行團的教授學生，往世界各處大都市『觀光』，到了上海，各團體商量招待。有人怕上海城裏有許多不好看的街市地方，『苦心孤詣』的提出方法，弄幾十輛汽車，把這一大班人裝進去，派人陪着往城裏中華路一帶略可看得過的地方兜一個圈子算數，想法不讓他們自己往城內各地細細視察，以免『丟臉』！這樣看來，市政的改良，不但有關國民平日的生活，簡直有關國家的體面了。但是這種事又豈是『只有家族宗族觀念』的國民所肯注意的！咳！

生活週刊
第七卷合訂本
上下二冊　實價一元八角
掛號寄費　國內二角三分　國外一元六角五分